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紅月亮



紅 月 亮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⑰

著 者	倪 匡
發 行 人	沈 登 恩
出版者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 郵 撥：0765255-8
發行所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 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 傳真：706-9880
總 經 銷	嘉 興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台北市樂業街152號
印 刷 所	松 明 印 刷 廠 有 限 公 司 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
定 價	新 台 幣 100 元 港 幣 15 元
初 版	中 華 民 國 70 年 10 月
七 版	中 華 民 國 79 年 3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66-1

聽說過「異種情報處理局」這個機關麼？

這個機關的來頭，着實不小，它是海、陸、空三軍聯合派員成立的，但是，當我來到了這個「異種情報處理局」門口的時候，我却幾乎要笑了出來！

這來頭如此之大的「衙門」，原來只是一幢十分舊，而且在牆上生滿了青苔的石屋，這所屋子，看來根本不是住人的，而只是堆放雜物的，所以它可以說沒有什麼窗口，只有兩個圓形的小洞。

而唯一看來十分神氣的那塊銅招牌，上面刻着：海陸空三軍總部直轄機構，異種情報處理局。但是招牌上已生滿銅綠了。

我早已知道這個所謂「異種情報處理局」，並不是熱「衙門」，而是一個十分冷門的機構，但是却也想不到它門庭冷落到了這種程度！

我之所以知道有這樣一個名稱古怪的機構，是我在夏威夷認識了巴圖之後的事情。

巴圖是一個十分有趣的人，我必需用最簡單的方法將他介紹一下。

他大約四十四歲，說他「大約」，是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究竟多少歲，他自己是一個孤兒，被一個比利時的傳教士，在中國東北，呼倫貝爾盟，科爾沁右翼中旗的草原上發現，帶回北平。

當時，當地的草原上，正發生過可怕的爭殺，可以說屍橫遍野，然而巴圖却一點也沒有受傷，那時他只有兩歲多，騎在一匹小駒子上，也沒有哭。那位比利時傳教士只學會了一句蒙古話，

就是「巴圖」，巴圖者，英雄也，所以就替他取名巴圖。

後來，比利時傳教士回國，將巴圖也帶了去。從此之後，巴圖的經歷可實在太精彩了，使我也爲之甘拜下風。他在比利時讀過神學院，後來又到過比屬剛果，參加過好幾方面的黑人叛亂軍，在連土人也視爲畏途的剛果黑森林中，生活了一年之久。

後來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他在比利時和荷蘭做過地下軍，又曾成爲法國抗納粹地下軍的一個相當重要的負責人。

他也曾參加正規軍，被俘後在集中營中，領導過一次大逃亡，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期，他的年紀雖然還不大，但却已是盟軍最出色的情報人員之一。

大戰結束後，他退役了，成立了一個私家偵探社。以他的學識、才能而論，他的私家偵探業務，應該蓬勃非常，壓過所有的偵探社才是的，可是運不如人，他的私家偵探社，却是一點生意也沒有，他窮得幾乎要搶銀行了（以他的能力，是一定可以搶成功的），以後才算是有了小小的轉機。

那就是「異種情報處理局」成立了，兼任局長的是他在戰時的一個老上司，想到了他，才派他去擔任那個局的副局長的。

他雖然是一個局的副局長，但是他的手下，却只有一個女秘書（兼檔案管理員），和一個有着中尉銜的副官，這個副官可以說兼了一切應該做的事情了。

但好在這個局的經費是相當充足的，是以他無所事事，可以週遊世界，東逗留一個月，西逗

留三個星期，倒也逍遙自在。

巴圖來到夏威夷，本來是只準備住上一個星期的，但是遇到了我，却陪着我一連在夏威夷住了將近三個月。我並不是自我吹噓，有着吸引人的力量，我和巴圖之所以相處得那麼好，全是因為我們兩人有一個共通的特點之故。

這個特點便是：一切怪異的事情，在我們看來，全不是「不可能」的。

我們都一致認為，人類的科學實在還是在極其可憐的萌芽時代，一切不可能、被認為荒謬的事，全是以現在的科學水平作為根據而出發的，這等於一個三歲孩子不知道雷是如何形成一樣。也就是說，人類還沒有資格去評論一切不可思議的事。

說起來，「異種情報處理局」所做的，也正是這一類的事情。

所謂「異種情報」，並不是敵軍進攻、間諜活動、冷戰、熱戰這一類情報，這一類情報是熱門，而「異種情報」則是冷門。

所謂「異種情報」，是指一些還不明白究竟是甚麼事的事，而經過了各方面的研究之後，仍然得不到甚麼結論的事，交給「異種情報處理局」去處理。

舉例來說，某地上空，忽然有不明的發光物體，在空中飛過，有人目擊。自然，目擊者是先去報告警方的。由於發光物體是在空中發現的，警方自然將一切轉報告給空軍當局。

空軍當局，便對這件事，進行研究。

如果空軍當局研究不出名堂來，那麼，這件事，便會移交給「異種情報處理局」了。

照這樣來說，「異種情報處理局」的工作，應該是十分之繁忙的了？

然而，當我向巴圖問到了這一個問題時，巴圖却嘆了一口氣，搖了搖頭。

原來事情和我想像的完全不同，因為，任何方面，明明接到了他們所弄不懂的問題，但是却也不肯認自己不懂，偏偏要不懂裝懂，想當然地作出結論。那麼，檔案有了結論，自然輪不到巴圖來工作了。

所以，這個局的「生意」，是十分清淡的。清淡到了這個局的唯一實際負責人可以陪我在夏威夷的海灘上，一起拾取各種各樣的貝殼，和天南地北地閒談，一陪就是三個月的程度！

巴圖生性十分坦率，我們相識後不久，他就將有關他自己的一切全都和我講了，我自然也不是「逢人只說三分話」的人，所以我們很快成了知己，我們約定，有甚麼奇怪的事情，一定互通聲氣，大家研究。

他比我先離開夏威夷，在他離開後一個月，就在我也準備離開的前夕，我接到了他的一封信，報：「要看紅月亮麼？請速來我這裏，巴圖。」

我不明白這封電報是甚麼意思，因之拍了一封回電：請進一步說明。

他的回電來了：「速來我處，不可猶豫！」

當我接到他第二封電報之際，正是夜晚，我探頭向窗外看去，窗外皓月當空，我連眨了幾下眼睛，月亮仍然是銀白色的。

月亮自古以來就是銀白色的，紅字和月亮連在一起，只怕還以巴圖的那封電報為首次！

我不知道巴圖在發甚麼神經。但是老實說，就算沒有這封電報，我也想去看看巴圖了，因為他這個人實在太有趣，而且經歷也太豐富了。

我十分懷念我和他兩人，在海灘邊上，各自談及自己的經歷，往往通宵達旦，而毫無倦意的情形，所以我不再推托他，只是回電道：「即來。」

於是，在若干小時之後，我來到了那幢石屋面前。

如果不是門口有着那樣一塊銅招牌的話，我一定以為地址是找錯了。

本來，我以為就算巴圖的「衙門」再冷門，至少也該在國防部大廈中，佔兩間極豪華的辦公室才是的，却原來是這個樣子！

我來到了門口，咳嗽了兩聲，揚聲道：「有人麼？」

裏面傳來了巴圖的聲音，道：「快進來！你終於來了，快進來。」

我推門進去，那門在被推開之間，竟然發出了「吱」地一聲，我不禁嘆息了一聲，心中暗暗為我出色的朋友巴圖抱屈。

推開門之後，是一個走廊，那走廊大約有二十呎長，走廊的盡頭是後門，後門開着，一個穿着中尉軍服的年輕人，正在用花洒淋花。

我知道這個年輕的中尉，一定是那「異種情報處理局」的三個工作人員之一。

我向他揚了揚手，他也看到了我，他用一種十分奇怪的眼光望着我，像是奇怪何以會有人光臨到這樣一個不受人注意的機關來的。

我來到了走廊中，在走廊的兩旁，各有兩扇門，也就是說，那石屋共有四間房間，我不知道巴圖在哪一間房間之中，是以大聲問道：「巴圖，你在甚麼地方？」我立時聽到一扇房門的打開聲，一個滿頭火也似紅髮的妙齡女郎，打開門，探出頭來，她的口中銜着一支鉛筆，她臉上的神情，同樣地奇怪。

我向她點頭爲禮，道：「我找巴圖。」

她戲劇化地叫了一聲，道：「哦，我明白，你一定就是這幾天來他不斷提起的那個中國人了。」

我還未曾再和她交談，「砰」地一聲，另一扇門打了開來，巴圖的聲音也傳了出來，他大聲叫道：「衛斯理，快進來！」

我向這位美麗的紅髮女秘書，作了抱歉的一笑，轉身走進了巴圖的房間中。

我才走了進去，又不禁嘆了一口氣，這哪裏算是一間辦公室！

老實說，最凌亂的雜物室，也比他的辦公室要整齊得多。

那間房間，大約有兩百平方呎，但是可以活動的空間，大約只有三十呎。

其他的所有地方，全被莫名其妙的舊報紙、紙箱和木箱，以及不知多少大大小小包的各種包裹所堆滿了。

而放在房中間的那張書桌上，也是雜亂無比，有許多自夏威夷海灘撿來的貝殼，堆在一角，散發出一陣極其觸鼻的腥味。

而在另一角上，則是幾盆盆栽，那是一種極其醜惡的植物，連我也叫不出那是甚麼東西來。在書桌的中部，則是許多打開了和未曾打開的文件夾，巴圖本人呢，穿着一件相信至少已有四天未曾洗的白襯衫，頭髮凌亂，鬍子長約半寸，真難相信他就是在夏威夷第一流酒店中的那個衣飾華麗，風采過人的那個中年紳士巴圖！

我勉強走進了幾步，聳了聳肩，道：「我有點不明白，我是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你是說我這裏太不像辦公室？」

「簡直不是辦公室，巴圖！」

巴圖像是十分委屈道：「你怎麼也以爲一間辦公室一定要有條不紊的？你要知道，我所處理的事情，是異種情報，與衆不同的啊！」

他看到我沒有什麼反應，便走開了一步，順手拾起一個用一張報紙包着的包裹來，裏面是一塊石頭。

他將石頭拋了拋，道：「你看，這是一塊普通的石頭，是不是？但是有兩個十二歲的男童，却發誓說他們聽到這塊石頭，發出一種奇怪的呻吟聲，所以這塊石頭便到了陸軍部的手中，但是在一個月之後，又被認作該由我處理，而轉到我這裏來了，我應該怎樣？用一個小巧的水晶盒子將它放起來麼？」

「好了！」我打斷了他的話，「我不是爲了石頭來的，你所謂紅月亮，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「別心急，朋友，坐下來再說！」

真難爲他說「坐下來再說」，因爲整個房間中，除了他書桌之前的那張椅子之外，並沒有別的椅子。而那唯一的椅子，我在看了一眼之後，也認爲它作爲木虱的住宅，更適宜一些！

我的面色一定不十分好看了，是以巴圖帶着笑，將那張唯一的椅子，向我推了過來，他自己則坐到了一大堆報紙之上。

我們總算坐定了，巴圖又問道：「你飲點什麼？威士忌，好不好？」

我連忙搖頭，道：「不必了，不必了！」

我是怕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根本拿不出什麼酒來，而且更可能他拿出來的酒杯，是沾滿了灰塵的，所以我連忙拒絕了他的好意。

却不料巴圖對我笑了笑，拉開了一隻抽屜，那抽屜中有好幾瓶酒，巴圖拿了一瓶出來，那是一隻墨綠色的瓷瓶，瓷瓶是放在一隻同色的絲絨袋之中的，我不禁「噓」地吹了一下口哨。

因爲那是一瓶可以說是極品的威士忌，凡是好酒者都知道的。整間房間中，只有這一瓶酒，才是和巴圖的身份相配的。

他又取出兩隻杯子，我和他乾了小半杯威士忌之後，情緒已好了許多，道：「好了，現在我們可以談談紅月亮的事了。」

「如果你有興趣，」他指着桌上的許多文件，「我認爲你應該先看看這些。」
我搖了搖頭，道：「還是你說的好。」

我並不是不想詳細地了解這件事，而是因爲我看到那些文件，大多數是西班牙文的。我的西

班牙文不算流利，要看那麼多文件，自然是相當吃力的事情，是以就不如聽巴圖來敘述了。

巴圖道：「好的，事情是發生在西班牙南部，一個叫作蒂卡隆的小鎮中的。」

我不等他講下去，便道：「巴圖，你第一句話，就十分不通了！」

巴圖瞪着眼望定了我，我道：「你要向我說的事是紅月亮，紅色的月亮，月亮只有一個，如果有一天月亮變成紅色了，那便是整個地球的事情，怎可以稱之爲事情發生在西班牙的一個小鎮上？」

巴圖向我笑了笑，道：「叫你別心急，你偏偏又急不及待了，你聽我講下去，好不好？」

我反而給他駁得無話可說了，只得沒好氣地道：「好，你說吧，那個蒂卡隆鎮是怎麼樣？」

「這個鎮上，大約有三千居民，這是一個有着悠久文化歷史的地方，別小看它只有三千居民，可是有很多的學者在內的，那一天……正確地說是八月二十四日，晚上十時二十七分，鎮上所有的人，都被一個現象嚇呆了。」

巴圖講到這裏，停了一停。

由於我剛才碰了他一個釘子，所以這時，他停了下來，想讓我發問，我只是翻了翻眼睛，並不出聲。

巴圖自顧自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這個現象，如果叫我和你遇上了，也會嚇呆的，原來他們看到，他們頭頂上的月亮，成了鮮紅色！」

我坐直了身子，表示用心傾聽。

巴圖續道：「紅到甚麼程度呢？報告書上紀錄着許多人的形容，但我以為是一個作家的形容最生動，這個親眼看到了紅月亮的作家道：『月亮突然成了紅色，紅中泛着光芒，它是那樣地紅，使我們以為懸在天上的，不是月亮，而是才從人體中跳出來的心！』你看，毫無疑問，那是紅顏色了吧！」

我再將身子坐直了些，因為這的確是一件十分離奇的事，千萬年來，月球反射出來的光芒，都是柔和的銀白色的，它怎麼會成為紅色的？

而且，如果真的因為月球上的甚麼礦物質起了變化，而使日光的反射，起了紅色的光芒，那麼，就應該是全世界的人，都看到在他們頭上的，是一個紅通通的月亮，又何以只有西班牙沿海的一個鎮上的人得到呢？

我問道：「有多少人看到了紅色的月亮？月亮呈鮮紅色，約莫維持了多久？」

巴圖翻着報告，道：「有三千四百四十六人，是鎮上人數的百分之九十二，還有百分之八的人，因為是不會說話的嬰兒，就算他們也看到了紅月亮，他們也無法接受訪問的。」

巴圖望着我，看我還有甚麼疑問。

「調查工作是由甚麼組織進行的？」我問。

「是由當地省份的警方進行第一次調查，其間又經過西班牙全國性科學衛生組織的調查，最後進行調查的是歐美亞三洲共同防衛組織，那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洲際軍事機構，然後，才轉到這個異種情報處理局來。最後一次，出動調查的人數，多到兩百多人！」

我又道：「紅月亮出現了多少時候，以後有沒有再出現過？」

「正確的時間是七分二十一秒，因為目擊者實在太多，而且有很多都是信譽昭著的學者，那實在是一種毋庸置疑的事情，所以引起了很多組織的注意。」

「自那件事情之後到如今，這個鎮的人口，增加了四百多名，都全是住在該鎮，希望能看到一次紅月亮，但是直到如今為止，這些人都失望了。」巴圖說。

我緩緩地點着頭，道：「照說這件事已經引起了那麼廣泛的注意，一定已有了不少結論了？」

「有很多說法。有的人認為這個鎮上的人，是起了集體的錯覺，有人認為是某一種因素，使鎮上的人受了集體的催眠，也有人說，一定是有一片鮮紅色的雲，在那時遮住了月亮，但是提出這個說法的人，却無法解釋雲何以能成鮮紅色！」

我不耐煩地搖了搖手，道：「這樣的解釋，我也可以不假思索地提出好幾個來：可能是一股旋風，將紅土高原上的紅土刮了起來，剛好來到小鎮的上空，形成了一片紅色的障礙，也可以說，是北極光經過雲層奇妙的反射，來到了這小鎮的上空——這全是『可能』，而不是一個定論！」

「對了！對了！」巴圖大點其頭，「請你不要忘記，如果已有了定論，事情也不會推到我這裏來了！」

我笑了起來，道：「好，那你準備怎麼樣？」

我一面說着，一面身子向後傾斜着，翹起椅子來。却不料那張椅子實在太古老了，我向後一翹，「拍」地一聲，椅腿斷了下來，我身子一閃，幾乎跌倒，伸手在桌上一扶，却將一瓶藍墨水打翻了。

桌上是滿放着報告書的，藍墨水一打翻，報告書自然全被弄污了，我不禁有點尷尬，道：「巴圖，快來搶救這些文件！」

巴圖的搶救方法，也真特別之極，他將桌上的文件，用力地團成一團，塞進了字紙簍中，然後，他才抬起頭來，道：「你剛才問我準備怎樣？我就準備這樣。」

我覺得十分驚訝：「準備置之不理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這件事，我們要親身去作調查，而不可受以前所有調查報告的影響！」

我「嗯」地一聲，道：「我們？」

巴圖戲劇化地攤開了手，道：「你不會拒絕我的邀請吧？在我發電報給你的同時，我已向上級打了一個報告，要請一個臨時的幫手，並且開出了經費的預算，經費極其充分，朋友，你不想到優美的西班牙濱海小鎮上，去度假也似地走一遭麼？」

巴圖立即將我說服了，我沒有再提抗議，若干時日之後，我再想起巴圖「度假也似地走一遭」那句話，實在是苦笑的份兒，但那已是以後的事了。

巴圖得意地笑了起來，在我的肩頭上大力拍着，道：「好的，那我們立即就動身！」

我忙搖頭道：「不行，你先去，我是接到了你的電報之後立即就來的，我必需先回家去轉一轉，然後再和你在西班牙會合。」

巴圖是知道我家情形的，他自然知道我和我妻子之間的感情，是以他並不攔阻我，只是道：「好，我們直接在那個小鎮上會面好了，我將住在那鎮上唯一的酒店之內，你來找我好了。」

他同時給了我一份西班牙的地圖，指明蒂卡隆鎮的所在。然後，我們撤開了「紅月亮」那件事不談，他又介紹了幾件懸案，希望在「紅月亮」的事情調查清楚之後，再協助他處理那幾件不可能解釋的奇案，我自然一口答允。

當晚，在叨擾了他一餐極其豐盛的晚餐之後，我又上了飛機。

發了電報，吩咐白素在機場上接我，當我終於下了飛機的時候，我看到白素向我飛奔了過來，我們緊握住了手，互相對視着。

久別重逢的歡愉，是難以形容的，接下來一連幾天，我們似乎有着說不完的話，而我更將「紅月亮」的事情，拋到了腦後。

直到三天之後，還是白素先提起來，那是晚上，我和她一起坐在陽臺上，月色很皎潔，白素忽然道：「衛，你能相信，月亮竟會變成紅色的麼？」

我陡地一怔，道：「甚麼？你看到過月亮成了紅色？」

「當然不是我，你一定好幾個月未曾看報紙了，西班牙的一個小鎮，在一個晚上，全鎮的人都看到月亮變紅色的了！」

由於怕白素責怪我在離開了夏威夷之後不立即趕回來和她相會，因之我和巴圖相會的那件事，我一直是隱瞞着未曾告訴她的。

這時，白素倒又提起這件事來，我想道：「這件事，我當然知道，而且，我已經接受了異種情報處理局的邀請，準備去調查這件事了！」

白素低下頭去，過了好一會，才道：「那麼，我們又要分離了？」

我握住她的手：「你可以一起去的。」

白素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除非那個甚麼情報局，也邀請我去工作，不然，我算甚麼呢？你甚麼時候走？」

「唉，」我嘆了一聲，「照說，我是早應該去的了，但是我們久別重逢，我想，再遲幾天，也是不要緊的，別再提它了。」

白素伸手指着我的鼻尖，道：「你說得嘴硬，其實啊，只要月亮上出現一個紅點，只怕你就可以連老婆都不要，趕着去查個究竟了，何況現在是整個月亮都變成了紅色，你還有心情陪我麼？」

我張開了雙手，道：「那真太冤枉了！」

白素笑道：「冤枉？我問你，你離開夏威夷之後，曾到那裏去來？」

「我……我去看一個朋友，他就是那個情報局的副局長，你怎麼知道的。」

「你發來的那封電報，是甚麼地方發來的？可是在夏威夷回家途中經得過的地方？自己露了

大破綻，還不知道。」白素得意地笑了起來，「你啊，想要有事瞞我，道行還不夠！」

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我除了傻笑之外，實在也沒有別的事可做了。

爲了不想給白素料中，我又故意遲了三天，等到白素將我硬推往機場時，我已較巴圖遲了七天了。

巴圖是知道我的住址，他自然也早已到了那個小鎮，一定也在展開調查工作了，我奇怪何以他竟不打電報來催我！

在飛行途中，我想將這件事情的幾個可能，大致上歸納一下的，但是我發現我並不能這樣做，因爲我一點資料也沒有，我只知道，在一個小鎮上的全體居民，忽然在一個晚上，看到月亮變成紅色，如此而已，又怎能歸納出甚麼結論來？

飛機是在馬德里降落的，我租了一輛汽車，依據地圖的指示，直向蒂卡隆駛去。西班牙的風物，極其迷人，那的確是十分愉快的旅行。

一直到達蒂卡隆鎮之前，我的心情都是十分愉快的，我遺憾的只是白素未和我一起來而已。可是，在我到達了那唯一的酒店之後，我却有點不怎麼高興了。

我在櫃上一問，巴圖是八天之前到達的，而在五天之前，他離開了酒店，離開酒店時，留下了一封信，是交給我的。

酒店的生意十分好，房間住滿了，我和巴圖是同一個房間的，巴圖也對酒店的經理說，我是隨時會來的，房間一定要留着。